



京都府
京都市

柳橋新誌二編

全

ヲ遠 6
48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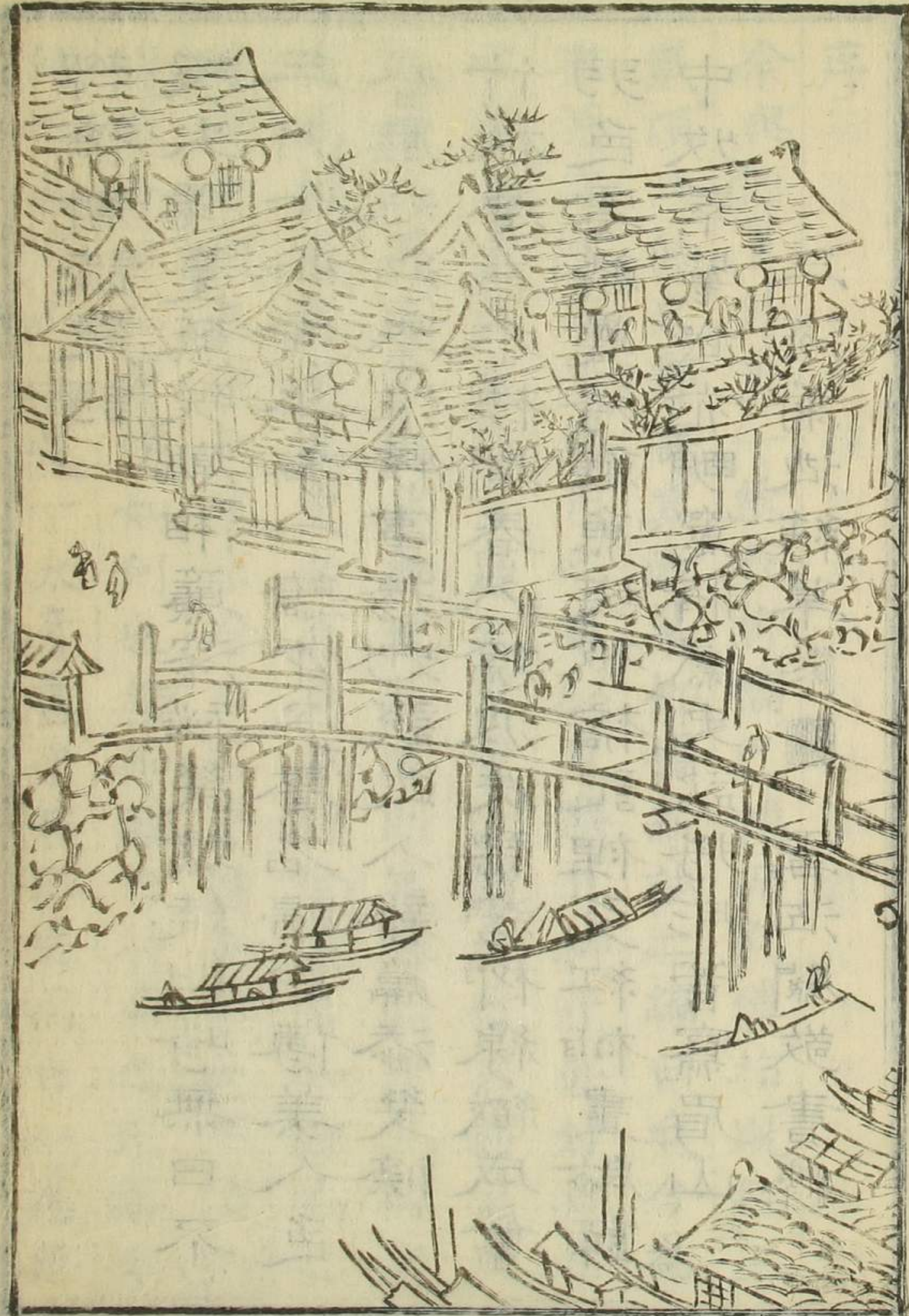
ヲ 6
48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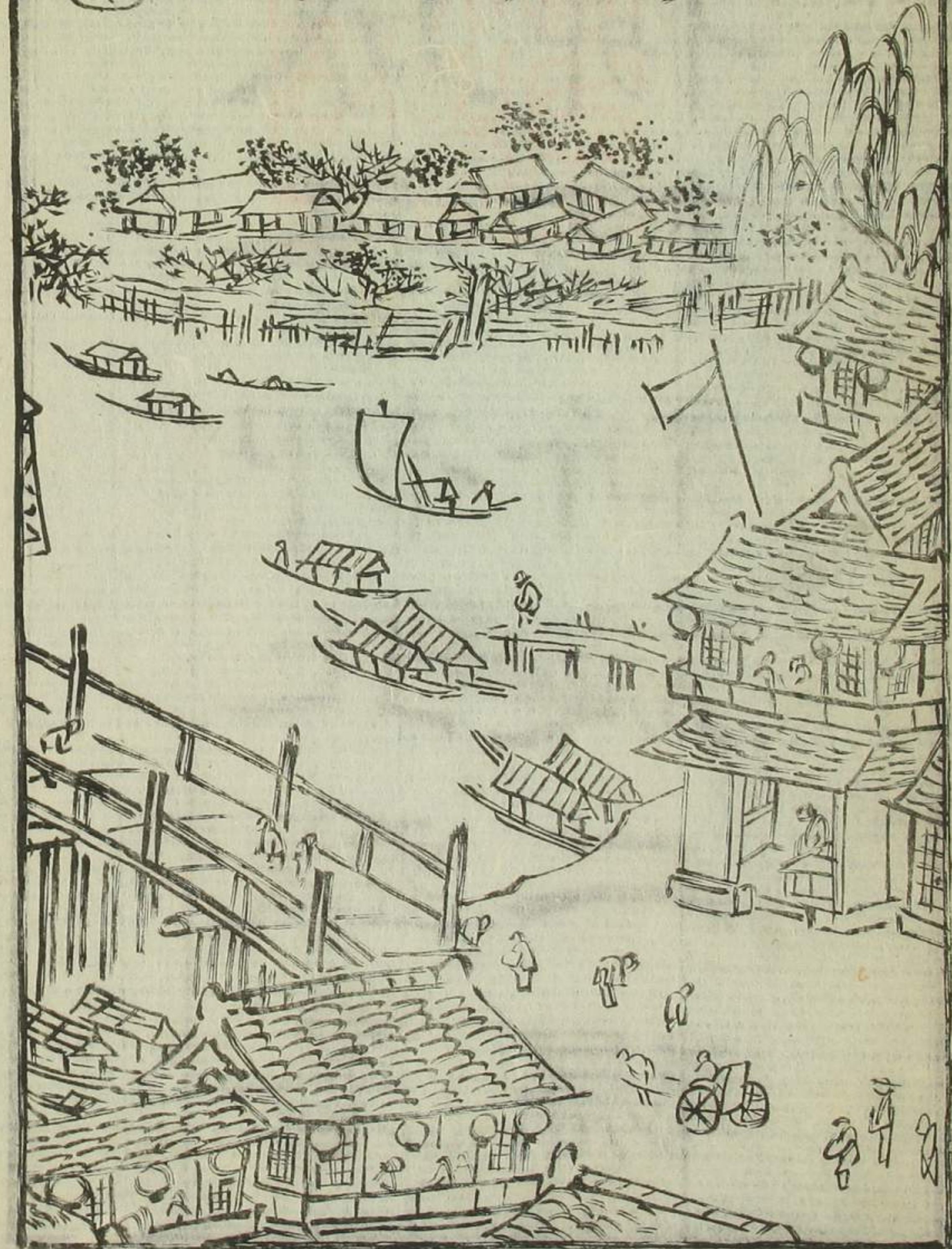
門 遠
號 484
卷 2

成島
柳北
戲著
榎橋
新誌
二編





真景所見 斷空亭圖



柳橋新誌題詞

燈火樓臺蘸晚潮，相簾深祕粲嬌嬈。四時無日不
三月十步有華爭，一橋才子聲名歸白傅。美人色
藝靡紅綃，秦淮情事揚州說。也入新篇添幾條
竹枝聲在水樓間，春入嬌波洗碧灣。柳線織成鶯
羽色，雲鱗疊得鯉魚斑。橋記裡多紅袖，畫舫錄
中收翠鬢。武亦明窻脩黛史，欲將彤管寫眉山。

三溪菊池純草



雪江關敬書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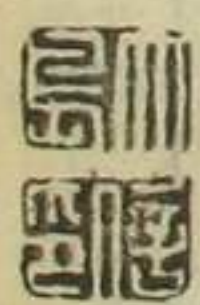
余與何有仙史一飲於柳橋，已樓而別。僕指既經三
載，頃日仙史郵寄其所著柳橋新誌二編，曰：我今為
無用之人，故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耳。抑子亦好無用
之辨者，盍為我一言題之。余受而讀之，行文諧謔，使
人嘻々笑而不已。然細玩其味，則寓諷刺於其間者
有焉。揅感慨於其中者有焉。不特令讀者知柳橋之
遊趣如何也，併知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不特知
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推知海內將來之形勢如
何也。其可不謂之一大奇書乎。然仙史固自以為無

用之書而世之讀之者亦必以為無用之書則謂之
一大無用之書亦無不可也仙史才銳學博而不肯
檢束任意而行世或識仙史之才之學而未識其志
操卓然其事業亦有可稱者也仙史往歲失職于泮
林窮卧于家當時人皆輕視之龜崖相公獨奇其才
舉而用之仙史將于陸軍也恩威兼行雖悍鷲之士
皆服其制馭至若三兵習泰西之法一新其制則仙
史之力居多矣當幕朝之末帑藏空竭仙史統轄金
穀之權內外費用畢給而海陸將士亦賴而無饑色
矣仙史亦知生財之道歟戊辰變後仙史致仕而隱

于市放逸自汗然視其在窮阨困感之地襟懷爽然
毫無憂色其亦有所過人者非耶噫仙史抱有用之
材而自棄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者其情豈不哀乎雖
然仙史棄其有用而樂其無用者仙史之所以為仙
史也余不得不為讀此書者一言之而仙史視余文
必唾而曰老奴饒舌又復以無用之辨俗了了我書則
余將甘受其唾焉

明治辛未暮春碧雲山人識于芙蓉峯下僑居

六十老人堯田大島信書



後序

後序

今夏予偶奉職事而在東京一日友人來而示何有
仙史所著柳橋新誌二編且曰柳橋十年前情態既
盡于初編當今則亦有冷熱易地者故此編以記其
變清君披而知之余喜而一讀其筆力跌蕩行文奇
絕加之解頤之論以模寫方今人情若使樂廣潘岳
之徒讀之必將棄其筆硯而却退瞠若于車塵之間
也夫仙史者舊友也予具知其為人而今視斯書則
如冒色蕩子然如沈涵治郎然仙史為而育於儒林
之巢咏於文苑之餌朝翔韓柳之域暮棲歐蘇之埒

既而伸翼於九萬里之天者若此著則亦大鵬之一羽
鷺鷥之一翰也耶予賦性尪弱加之有嚴父之訓
戒足不蹈市街之間若繁華地方耳聞其情態而已
今賴仙史之著而得知其槩略是亦非藉鷺鷥之羽
翰以為其遊觀乎曩者仙史嘗題霸廷廳壁曰君看
千載上二卯棄干城其恍慨可想也既而幡然改途
著諧謔如此書以自適其猶孫臆則足而說兵司馬
遷係獄而著史之類乎於是有感于仙史之心而題
區區莠言者誰東鄙之狂生桂閣子也

辛未世種後八日書于江東龍涎窩于時芍藥盛開

風香滿簾

清泉白石山人筠書



計原白の山入改書

柳橋新誌二編

余曾著柳橋新誌距今既十有二年當時自以為善記其新而讀者亦或喜其新焉爾來世移物換柳橋遊趣一變而新誌亦既腐矣德川氏西遷之後東京府内朱門粉壁變為來茶之園者不鮮而柳橋妓輩依然不失其業操管絃馳逐于風流場中此諸幕吏鬼脫鼠伏而偷生者豈不優哉蓋王政一新而柳橋亦一新而未有好事者記其新也聞頃日有偷刻我柳橋新誌

者而風流子弟多買讀之余慨方此維新之日
讀彼既腐之書也作柳橋新誌二編

慶應以降百貨之舖皆耗其產之半而割烹家獨擅
潤屋之富者何也府内人口減其半而遊客倍其數
之故也人口減而遊客倍者何也人人樂王化之
美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獲一錢則食獲一楮則飲
故也柳橋酒樓皆殊勢於往日河長梅川爭盟于橋
之南北萬八亦將一振衰頹之氣龜清柳屋拓新境
于新柳街而旗幟添色蓋新柳街抹築一成而柳橋
繁華益加焉大中村船宿有中村故土人呼此樓云大中村災後起一

大巨閣稱霸於水東而柏屋青柳亦修繕而竟雄若
深川柳光幾稍大橋皆以廉制勝有信亭之友白髮
松中菴之小環蒸共以奇鳴柳升之以甘味啗客則
託其甘而免其苦也余知其味故不欲歎其醜也各
樓競華鬪美冷熱互換而巴屋興於其間頃年各樓
氣燄徒熾動華其飾而不美其實貴其價而不用意
于客者多矣若欲耀豪華揮快則宜就中河龜柏梅柳
之樓而飲若論割烹之真味則二州之樓無出於巴
屋之右者巴屋之叟可謂今之易牙耳余方春風秋
月之佳候酌于二州之樓者有年而未見賓客之盛

新撰雜言 二 糸
如今日、建築之美亦如今日也。蓋非有使之為、這盛
美之人安能得如茲乎。余謂方今、權貴皆孟嘗而容
皆馮驩歟。何其爭求食之美也。而柳橋諸樓、不特春
申平原之徒、珠履寶劍而至、定使齊楚燕趙之主亦
親枉駕於其門、噫亦盛哉。

四區之舩宿亦有、沿革其於表街也。尾本竹屋鎖戶、
而三河系中、村代之新、總亦改稱松葉、其於裏岸
也。福吉去而丸屋出、馬新若竹移家于故柳橋、而米
澤街之播磨變為翁屋、其他雖貧富冷熱相移、皆仍
舊貫而升。田伊豆鈴木三家盛、間猶冠于四區、夫酒

樓舩宿雖不異趣于曩昔、而酒散之費、舟舩之價、皆
四五倍于十年前者。因金貨濫惡、而楮幣代之、身固
不足為怪也。或問仙史曰、當今柳橋之妓、大小二百
餘名、殆倍于古、而舩宿酒樓、獨不增其戶、各家聘妓
之多寡、照諸舊簿、則亦相伯仲者、其故何也。仙史曰、
柳橋往日之妓、無姿色、則有技藝、無技藝、則有才識。
三者無一而與婢子同致者、甚希矣。今則否、無姿無
藝、無才、徒扮其面錦其身、而是妓之稱者、十之七八
不啻有眼之客、鄙而遠之。雖儉父痴漢、亦或疑其妓
而不效。故揭名、月餘、未蒙一招者、往々有焉。故雖妓

藉日殖而不使各樓能倍其利也蓋頃年商賈罷弊
閭巷失產者無數皆百計求活故女兒鼻目稍具而
彈得宵待曉怨一曲者爭入妓藉是妓而不妓者日
殖之原也夫無姿無藝者自知無由于獲客故濫轉
巧術唯利之視其風一播雖中等以上頗有名聲者
亦漸染其習噫柳橋聲妓之風一壞而其醜不可言
也然則柳橋雖如其盛於往日而其實可謂大衰者
歟抑客亦有罪焉不知遊戲有其道不辨風流為何
物沈湎耽溺不問其為妓與不妓喜濫轉以為戀已
信巧術以為愛已者甚多偶有淑良而不輕浮能存

柳橋往時之遺風者則皆罵以為痴頑不鮮事之老
婆夫客而如此則安能得遇妓輩之日趨淫風乎哉
往昔北里雖盛柳橋雖熱未聞有名公鉅卿一遊以
嘗其情味蓋文政天保以還幕府禁網極嚴雖麾下
之士遊則有禮天朝矯其弊赦小過舉賢才正其
大綱修其大典如擁花抱柳瑣末之事釋而不問故
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蘓小之家彼公子王孫在深
閨中畢生不能入狹斜之鄉者一朝放縱任其所之
若野鶴出籠而飛洪水决堤而進其快可知也校書
幫間捧媚而來柔頤而候一酌百金一彈千金真是

一曲紅綃不知教者夫通下情解人事者莫遊若也
貴介措紳寓深意于遊戲以察閭巷之情態則於為
治不為無益且若泰西諸國帝王同遊于民庶若花
旗聯邦貴賤不殊等皆是所謂文明開化者頃歲本
邦日除舊弊力新政教可不謂美事乎雖然徒以酒
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
祖也

謀侯酷愛某妓情不啻膠漆余兩識其人而兩忘其
名侯將歸其國不堪眷戀之情發駕之日竊命侍臣
寄書于其妓々々讀欲絕箴諸其懷旦暮不釋珍之

如拱璧余一日偷讀其書文曰

愛卿別後無恙否孤自別卿之日情思恍惚卿之
容姿常彷彿于目卿之私語每往來于懷綿々之
恨不知有絕期卿其察諸畫則揭卿之寫影夜則
誦卿之手書孤身雖與卿離魂猶在卿側墨水之
遊二州之宴回顧一夢悽然愴然卿其察諸相衣
一領此是家制雖重臣所不輕與者孤以卿之故
壞制贈之請秘而不語人至囑々々且孤有關心
之事竊恐雲雨長留痕熊蛇或入夢若然可投書
侍臣速々告知孤來歲東行必贖卿身作離宮以

偕老弄嬌絃于高閣泛遊舫於曲池豈不樂乎孤
誓不渝此盟卿其察諸情緒不悉只此寄知

慎名不具

余讀了不覺潛々涕下也樂譜所傳在納言謫居須
磨浦鍾情于松風村兩者其事稠雅其情悽惋千載
之下聽其曲觀其舞猶教人愀然催泣近世風俗薄
醜人心狡黠斷無情事肖古者也今讀此書宛然有
古人情痴之風何其思之切而哀也余好觀演劇每
嘆賴兼高尾之事三一刃渭水流血何等殺風景
寔不可與此侯之情事同日而語焉

有新哇曰一六休暇大張宴蓋一六之日做泰西日
曜日之制各省皆閉官員休沐或設盛宴或泛遊舫
酣暢以慰平日鞅掌之勞妓輩每侍杯杓不特識其
名姓郎宅併知官爵之高低俸祿之多寡如職員錄
官位表靡不熟諳一日余飲某樓隣席有二妓待客
甲語乙曰卿宜設一大牢以饗乙曰有何緣故甲曰
聞情郎頃日拜某官即是奏任第一等俸超三百可
賀可賀大圓之錦繡丸利之珊瑚唯卿所欲大牢々
々卿宜令福乙掉頭曰否々彼雖進步于雲途其實
因阿諛而得膺肩諂笑雖妾所慙且彼性鄙吝出遊

之日於舟子箱奴不投一措動使人割肚以拭其醫
 况彼舉止倨傲每婢視人寔不可忍縱令彼自賀於
 妾何賀乾魚一串亦不欲買姊其諒諸且姊不聞乎
 裏岸狡兒擒山手大將玩弄三月償了宿債三百圓
 真是強腕後生可畏者妾常謂真情要情假情要利
 若要利則宜擇教任以上否則知事華族彼奏任判
 任雖貴未足以飽吾曹之腹焉言未畢樓外有人高
 叫曰三劇俳優給金表妓忙呼箱奴曰榮叟請買取
 彼官員月給表來
 一書生入學校頗通英語一夕飲柳光亭上與妓言

半用英語妓曰郎君獨識英語奴輩不解是甚無趣
 願教奴以英語書生意甚得曰卿才子卿才子若學
 之數月必為大家僕於英語無所不通不知卿欲所
 學何先妓曰儕輩相呼用常語似無風致願郎君先
 教以奴輩之名書生曰妙々妓問阿竹曰蠻蒲問阿
 梅曰吸咻問阿鳥曰弗得問阿蝶曰洒字應答如響
 妓又問美佐吉書生俯首百考不得又問阿茶羅書
 生益困拭汗於其額曰今者僕不携辭書近日將懷
 英語箋一部來以答卿等百般之問
 金銀注銅多而物價騰金銀變措而物價逾騰矣而

妓之身價獨同于往昔故纏頭不得不倍於古也方
 今客之投大妓二方為下一圓為上雖小妓亦在二
 二方之間若或遵舊制投妓以一方投奴以二銖則
 皆罵其吝夫百物之價皆騰四五倍妓等衣食亦不
 得不然則纏頭獨同諸往日豈理也哉若以吝為智
 則不如不遊也妓之獲纏頭于客盡付諸鴛母之手
 則非復我有故偷攫以充私費三而攫一五而攫二
 雖真母子不攫者鮮矣有一雛妓未熟狡獪之風一
 日間先輩之說始悟攫之妙急攫一楮而歸鴛母性
 聰察家無匿楮之地千思萬慮忽生一計認樓簷少

壞處竊插楮于板間自謂神智妙算真是萬全之策
 一日驟雨乍晴雛妓在家鴛母出浴妓欲出楮買餽
 扶屋板引楮々濕而中斷妓錯愕失色偷持其半片
 問隣嫗曰一方楮中斷猶可值二銖否聞者笑而憫
 之
 某藩武弁數名置酒于某樓般核排列絃歌沸騰興
 太高氣太旺隊長特令招所愛之妓不至屢促諸樓
 婢々曰令罷今日陪客舟行歸期或慢公宜擇他隊
 長拂然按鐵扇而曰西京之妓若遇狎客之招則辭
 他席速々來侍柳橋何獨無律如此婢曰東西殊風

異俗且柳橋校書或有私事而不同下西京之公然不
 忌也隊長怒氣勃發大喝曰賤婢何多言失敬失敬
 通方今取巨盃擲婢之面上誤中燈臺鏘然一聲盃碎
 燈滅婢愕而逃隊長將執刀追之衆皆吃驚壯腕遮
 前纖手抱後且慰且謝震雷漸收怒浪僅定婢脫而
 到厨下語厄丁曰當今之客多是狂暴使酒吐無道
 理之論或擲碗碟或拔刀斫柱每使人憤悶不堪酒
 飲價加其二三分而奪之未足為快真是被髮夷人
 可攘可攘仙史氏曰太平久矣則士風怠惰干戈之
 後士氣自壯戊辰以來殺氣未平項莊項伯動劍舞

于青樓亞父雖老亦時怒而碎玉斗其勢難當近來
 酒席有新法獻盃于人多擲而送之其掌上李太白
 挑李園序云飛羽觴而醉月當今士人好古者多所
 謂新法亦取典故于此飛字耶蓋飛觴飛盃古則古
 新則新奇則奇達則達畢竟生破額傷眼之變所謂
 器亦易碎者寧如常禮而獻酬哉余聽諸老妓馬
 一妓按絃而歌曰其章桐及菊此是官家章客聽而
 嘆曰廣哉熙々乎曲而有直體其天朝之德乎比隆
 于周文而有大雅之音效又歌曰其章洛陽花此是
 摧郎章客不憚曰摧十者俳優也俳優者乞食也卿

以乞巧與天子並歌何等不經妓徐答曰君不知歌曲之事乎妄聞秦涓泉中者民間淫奔之詩也聖人採而列之雅頌之前君不答聖人而答妄何等不經且君不見大友之章乎與薩侯一樣夫薩侯者三藩之首而天下之所畏也然未聞薩侯令大友避而變其章也薩侯不怒于俳優而君獨怒于妄何等不經客根然而退仙史氏曰頃歲抑橋之妓私於俳優者多而與角觝者私者亦不少矣三代吉之於訥升小花之於田之助阿季之於高見山同成其志者也千吉委身于相生而死相生為之哭十日夫俳優者

粧飾塗抹艷麗之姿婀娜之態與女子一般妓輩眷戀思慕者固不為無理若夫力人狀貌魁偉筋骨鐵打有如雷公者有如夜叉者而與俳優同為紅裙之情客余大怪之蓋有所謂四十八手而善擒之耶抑亦如相撲膏藥有粘着力而然耶余將問諸西洋窮理諸先生矣
 兩雛妓從混堂歸手携炒豆一囊且嚙且步甲語乙道妹昨值可怖之事乙道何甲道昨陪翁屋之客遊墨陀拾翠而嬉乍見斷髮士人二個各騎大馬來其疾如風畏皆四避妹狼狼殆為彼所蹴賴喜介翁之

援僅免可怖可怖乙道可怖哉頃聞天王橋畔騎人
 踏殺一姬眼睛迸出騎人烟遁而不獲可憎哉自拭
 其日祝道鶴龜々々女兒甲道方今騎人何故無律
 或蹴而騎或履而騎有執傘而乘者有懷手而乘者
 奇々怪々與曲馬一樣且馳奔電馳不叫於稠人中
 而過何其無狀也往日觀公子之乘馬整々肅々可
 謂真士人且今之斷髮狀與夷人一般可憎可憎乙
 道妹家有春畫本三冊阿姉秘而不示昨會阿姉不
 在妹偷覽一過中有標致如訥升者有擗惡如仲藏
 者其髻如鼠尾者有馬如糞船束藁者有馬然徹頭

徹尾不見一個斷髮丈夫與女子寢者妹竊疑斷髮
 人不嘗幹好事歟甲道胡亂休說脚不記乎佳節之
 客亦斷髮頭顱彼甚淫洗衆姉皆厭馬妹謂斷髮人
 比諸平人却是好色與劇場所扮法界坊一様湊屋
 斷髮之客亦是可厭的動迫人剥裳可厭々々嫩舌
 弄滑喃喃喋々乍見囊底綻裂似豆霰送甲錯愕道
 叱壞矣乙道此是罵斷髮之罰哩
 妓而有夫猶酒中注水其味薄而不醇妓而有見猶
 酒中加糖其味重而不冽往時妓之孕者皆懷羞怍
 之心有尋藥打胎者有從良脫籍者頃年風習一變

妓等產兒與人家一般多倩乳母育之賓客席上亦
 公然話之恬乎無愧亦怪也哉一妓既孕有狎客十
 人不審其父為誰乃招一客告其孕客曰卿擁數客
 何獨目我又問一客答曰卿擁數客何獨目我歷問
 十客答如出一口妓甚惑焉乃禱清正公之祠曰妾
 有娠而不識其父願神誥其人清正之神夢見而曰
 汝有十夫均同枕席神亦不辨其主為誰汝腹內之
 兒當自識其父汝其問諸妓醒而悟夜深無人妓盪
 漱焚香坐而撫其腹俯而窺其陰從容語曰神有命
 使汝語我以汝父之名汝其告其實忽肚裏有聲曰

阿孃何疑阿孃有十夫兒體則係十人協力所造一
 人造首一人造腹有造胸者有造背者兩人造兩手
 兩人造兩脚臀與陽莖亦各分造之故兒父有十人
 也豈得歸諸一人耶而兒之十指別有造之者阿孃
 忘之耶未入阿孃之室而徒染指於阿孃之鼎者往
 往有焉是吾指之父也

一妓長于口短于才入皆命曰饒舌兒又曰無眼娘
 一日與眾妓侍某公之宴酒闌妓從容問公曰聞公
 卿之在西京也皆造合花牌以為業不知殿下亦曾
 造之耶公愕然無語少頃答曰往時諸子閑散不知

或戲造之歟縱有馬亦官爵迫在孤之左者耳近來
 國家多事無復一人為這樣閑事者必矣妓拊膝曰
 解矣々々近來坊間花牌甚之價亦隨貴阿爺每嘆
 之妾亦不知其故今者奉承殿下之話宿疑冰解夫
 生之者寡用之者衆則牌恒不足價之貴亦宜哉滿
 座皆捏汗于其掌

士人二個穿錦袴佩金刀對飲某樓酒數行談及字
 內形勢竟論郡縣封建之得失辨駁移刻而不決口
 角吐火舌頭噴血酒冷散爛而不顧也數妓侍坐傍
 聽而倦妓起而如廁一妓從之相會廊下甲曰今日

之客何等痴漢酒亦不飲飯亦不食聒々半日談不
 可解事奴性不喜所謂議論者聽之則懊惱欲暝乙
 頗有氣力曰阿姊休悶奴將壓彼兩痴乃相携及席
 兩個舌戰猶劇乙進離坐於兩客之間舉一大白而
 問曰公等所論果何論客曰僕等所論天下之政體
 郡縣封建之利害得失卿等何間焉乙屬孟曰公等
 何謬也夫郡縣封建之得失秦漢以來先哲論而無
 遺今復何俟公等奴之言哉妾聞米國有共和之
 政極公極明極正極大雖唐虞之治不能過焉公等
 宜棄古人糟粕兩廢郡縣封建之說而徇共和之美

矣且夫遊也者最要共和而樂今公等既在酒樓置酒肉而不食擲管絃而不奏空論妄言使妾等向隅催睡可謂之共和而樂耶公等真不知遊者妾將為大統領一振此壞類之勢請先吸此罰盃於是二客大慚兩首並肯而謝曰謹奉女王殿下之令聞頃日有客贖一妓去余不識其客而識其妓々名阿辰年紀十七八以余眼看之姿色在中等之上技藝在中等之下問其贖金曰七百圓余一驚欲倒夫十餘年間柳橋校書未有獲七百金而從良者也阿辰者後進也揭籍未滿一歲而邂逅于若此豪客可謂至幸矣而不特阿辰之幸乃亦為柳橋生一片光彩者歟昔阿幸今稱大幸辭五百金之聘于本阿弥氏本阿弥氏慚之擇名聲在阿幸之右者而獲阿金當時人皆稱本阿弥之豪而服阿幸之健以為美談以今視之五百之聘五百之辭奚足為豪且達乎蓋非人材有軒輊也世態有變移故也方今聲妓位于上等者皆一月所獲緊五六千金比諸往年有霄壤之異妓籍亦蕃殖及二百餘名然擇其精則大半糠粃耳壬戌之夏余與柳春三戲作柳橋二十四番花信評阿金比梅花阿幸比櫻花阿又李花小勝杏花美

謂至幸矣而不特阿辰之幸乃亦為柳橋生一片光彩者歟昔阿幸今稱大幸辭五百金之聘于本阿弥氏本阿弥氏慚之擇名聲在阿幸之右者而獲阿金當時人皆稱本阿弥之豪而服阿幸之健以為美談以今視之五百之聘五百之辭奚足為豪且達乎蓋非人材有軒輊也世態有變移故也方今聲妓位于上等者皆一月所獲緊五六千金比諸往年有霄壤之異妓籍亦蕃殖及二百餘名然擇其精則大半糠粃耳壬戌之夏余與柳春三戲作柳橋二十四番花信評阿金比梅花阿幸比櫻花阿又李花小勝杏花美

代海棠阿紺、桃花阿蕪、菊花阿清、牡丹小繁、拒霜阿竹、蓮花菊壽、紫薇梅吉、藤花政吉、燕子花千吉、芍藥阿蓮、水仙小照、躑躅其他增吉、小糸阿常、三代吉阿輕久、吉阿角阿直亦各比、衆芳而當今存者唯阿幸菊壽、政吉今稱阿蓮、四人取阿清、千吉、久吉、三個既載艷名于鬼錄、餘皆四散、不知其所在者亦多、噫嘻十年之久、一浮一沈、一枯一榮、豈獨紅裙而已也哉、似輦而非輦、似轎而非轎、乘者仰而踞、推者俯而奔、鐵輪木轆、輾轉作聲而來者、人力車也、一酒樓上數人憑欄而觀、一妓顧左右曰、陋哉、也、近來此車遍

滿街衢、東輾西轟、叫々怪事、往時遊客皆倩街輿、街輿之為物、便而快、輿夫亦健捷、連叫鼓勇、其聲清亮、能使人遊意勃發、真是江戶兒之氣象、不似此車醜陋、殆與乞兒膝行車一轍也、方今客多捨輿而取車、論其價耳、何其鄙也、老妓在側、笑一笑曰、御妙齡未知氣運之變、往年都內觀候伯之往來、儻從如雲、雙槍在前、鞍馬在後、張威競華、今則否、單騎奔馳、簡易為風、儉素是尚、却是羨事聞、官家頃日捨鉅萬金、以造鐵路、將通蒸氣車、蒸氣車之疾、一瞬十里、一刻百里、如橫濱往還、一飯時限耳、大坂長崎、可一日而至

即漢土天竺亦可三日而達真是所謂妙々車也一
 妓忙問曰天竺可往耶曰然曰然則妾將駕其車遊
 銀河之岸而一觀牽牛織女之會合若何一妓拊其
 背曰休馬卿之羨貌往則被牽牛一瞥戀着奴恐織
 女吃醋必建留車柵于烏鵲橋與兩國橋一般大笑
 大笑

天心月高樓下鎖樓水面風涼舟子眠舟夜發蕎麥
 鏗鏘之鈴已遠茶飯豆腐黯淡之燈全滅四街寂矣
 狗亦無聲一小樓內醉客在床欲睡不睡欲語不語
 如有懊惱氣一妓悄然端坐于枕頭客向壁吹煙擊

唾壺一擊說出曰日來僕為汝費多少思慮為汝擲
 多少金錢縷々中情亦吐盡明白昨來又託此樓主
 婆懇切說諭而汝不肯汝亦不解事哉何其執拗之
 甚現今天地間不有一人如汝守愚師古者汝若幡
 然換慮則不持汝受了便宜慈萱亦得老境之樂汝
 盍思諸妓俯首而默雙眼堆淚皓齒嚙袖良久而曰
 主公何故注心于醜惡如妾者妾賜懇誨妾豈木石
 也哉寔感公之情荷公之惠奉謝無辭而所以不肯
 奉命者抑亦有故具以告妾雖委身于於泥固不願
 與娼婦同業茲歌賣興以養母耳妾父元武弁食祿

五百父没而兄嗣兄少而勤文武之業略知忠孝之道
往年之變都下洶々同僚數百皆錯愕失措妾兄
獨發憤忘食建言於執政者三而不行忼慨之餘遺
言于妾以託老母與同志之士走東睡百戰不撓竟
死節于鋒鏑之間爾來親戚奔竄不知所存朋友亦
去而不顧妾獨與母處惴々無依邸宅沒于官器什
殲于賊飢寒日迫而無計可支以妾幼時幸習歌舞
來此揭藉忍耻賣醜賴諸君之惠以僅衣食于母妾
今從命定身無涯之福老母亦安送餘生焉雖然獨
奈宛父兄之名何奈辱祖先之靈何王公幸諒諸言
々聲送哀其音忼々

終一掬紅淚向自家膝上滴々揮來時聞隣猫捕鼠
滄溟暗處白帆懸知是載柑南紀船此是舊詞曲近
來變其聲新其手以彈之舞之其調縱而婉其音佻
而雅輪其兩手而舞蹇其一足而跳亦一奇觀今盛
行于宴席世傳紀文者侵颺渡海鬻南紀之柑以獲
大利漸々貨殖陶朱之富竟冠于大都彼好挾斜之
遊極豪華奢軼前人而盛後世雖兒童于今識紀文
之名可謂一快男兒矣方今東京商戶無一有氣談
者可知其產日耗其財日匱雖力飾外面而內情不

免疲餒噫亦衰哉而橫濱開港以來商賈與外國互
 市雖有失策破產者而赤手而往三五年間大興其
 家者亦不為少也當今柳橋商而善遊者橫濱之客
 居多後進之妓頗有名聲若阿俊小鳴者亦皆為濱
 人所贖去聞前年濱之一商產傾將鎖戶而去適會
 措幣之行百方借金以買措一朝獲利三萬兩後買
 米則米騰買油則油貴當今家產及十方之上云余
 謂橫濱互市益昌則豪奢之徒亦將益覺冶遊而天
 亦將出如紀文者乎夫亞字英佛之船載百貨陸續
 而來則南紀相船何復足歌乎何復足舞乎

袁子才守硯詩云摩挲不釋相愛憐劇於十五真嬋
 娟九愛憐二字可下之少婦而不可下之二十以外
 之女然熟于遊練于情者而擁三五二八之鬢畢
 竟無些風致與弄泥孩兒一般非并年以上稍嘗情
 味之甘酸者則不足與語也今之人或弄孩兒而責
 其不解甘酸或猥以愛憐二字插諸老妓股間可謂
 兩失其道者夫投百文之錢于溝中猶淘乎作聲若
 夫不問其味不認其情徒費財于娼妓者亦有何益
 豈若取彼家中所在金穀器財一併擲之大洋則湔
 然作一大響音也彼失金于欺騙之語破產于耽酒之

心者謂之痴漢抑又有人多年往來于花柳之鄉
 裏不蓄一點風流情懷捕詐弄術倒奪財於娼妓之
 懷者謂之惡漢痴漢固可笑而惡漢亦可憎也夫痴
 與惡共是過不及可謂善于遊者乎若能執其中于
 痴惡之間而不失其財不醜其名者則是風流場裏
 之盟主吾亦無間然矣

一妓有二狎客一商而一士士人有婦而商家未娶
 妓屬意于商而不能絕好于士頃日决意將從良于
 商一夕與士人酌酒熟將寢妓曰妾蒙君之眷顧久
 矣死生不忘妾欲長執箕帚以事君而妾母不許母

生長于商家不願與士流結親且君有令配在故國
 縱令妾學紅拂以成其願竊恐銀瓶繩絕玉簪中折
 却是煩君耳賈人某久愛妾每招以侑酒彼未嘗一
 回說妾以枕席之事頃日倩人請母以娶妾母既諾
 焉妾不能拒也妾不忍不請君而去今告以實所以
 不騙君也願君快飲一盃快眠一夕以為永訣君若
 患遊時欠好耦則幸有新妓揭名者嬌艷可愛妾為
 君媒以報恩情君意若何士人慨然作色曰卿曾與
 僕誓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僕亦鼓刀以獻誓于神今
 卿背盟食言棄僕以嫁情郎僕何忍默而遣之且僕

心肯之若此，雙刀何若？彼神祇何卿？若果往，則僕亦
 有策。我藩有精兵十大隊，僕將指揮而迫卿家。若何
 妓曰：君亦無理。妾今賣身以活，妾賣君買，所謂賣物
 買品，妾唯君命之。從妾一朝脫籍，則雖賤一家，娘子
 也。算亦隨意嫁，亦隨意自由自在。君何關焉？縱令貴
 藩之兵有何十隊將奈妾何？且各藩所以養兵，豈為
 大小參事成私情，張私威而用哉？若兵來而迫妾，
 將一走，鳴諸官不知。君之藩雖大，君之兵雖強，安能
 得抗王家哉？錦旗一出，亦潰而已。啞然大笑下階而
 去。

俚曲詞云：吹水風颺兮箔，多情要見舫裏客。盛夏
 之天，紅日將傾，水色逾綠，長風一道來於南溟。遊舫
 數百作隊，向二州水心，鷺進來，青々之簾，清冷翻風。
 金絃響，音空紅羅映波，使人神爽，氣蘇。有出焦熱地獄
 而入清涼世界之想也。蓋往時遊舫之制，士舫着障
 市，舫着簾，輓迤其制，一壞各舫皆廢。簾作障，雪晨鎖
 暖風，夕護春，雖似便宜而青々之簾，清冷翻風之快
 不可復得也。去年故柳橋前，泛一大船，錨而不動，中
 設筵，席割烹于艙內，如小酒樓。遊客皆繫舟而上，呼
 酒命，敬酒亦列，般亦羨其舫扁，曰：柳舫，々々之名一。

時鳴于都然舟舫忙于熟而開于寒秋風颯然抑舫亦廢矣昔者軒轅氏之造舟楫也蓋取諸渙今人造舟也所取不一取諸花取諸月取諸酒食取諸娼妓不知後來別造何樣奇船以供遊戲耶余不得預筮諧今日也

一客坐而待卧而埃燈影欲滅復明酒味似酸又苦予身吊影怏怏不樂婢來慰道本日一六各樓盛開眾校書皆忙然拆已報成想令罷早晚歸來請暫忍諸客道待久矣肩頭血凝你招按摩師來婢諾而去乍見瞽人及階客道某在此瞽坐客背撲々拍肩軟

々握腕瞽道尊筋頗硬足感時氣徐々解結而可客道國手頃日有新聞耶瞽道無焉江戶亦太衰矣客道何以知之瞽道世人皆道衰亦極矣而奴眼不能視其衰然奴亦有一事以證其衰者客道有何證瞽道奴日出唐手每歸家嗅其履必有糞臭乃濯其齒近來嗅履間臭甚罕想街衢狗矢亦少夫狗口既減人口之減可知也非衰而何客道有理々々瞽道近年此地貓員都俗戲稱聲妓一日貓日殖亦賴狗之減耶奴宅四隣皆貓窟聞往年同間左次平者巡四國而為狙方今一坊女兒皆坐而為貓何其術之捷也

奴思公亦愛猫者聞近來猫價頗騰買一隻必費一圓金諺曰圓金于猫豈不信乎今日猫之盛可驚小貓不論獨算大猫有一百五十名試以一名一日值一圓計之一月之金四千五百圓噫亦盛哉奴之先師赤西檢校有遺訓曰神佛不可信其道衣食不可擇其美親戚勿相愛朋友勿厚交夙興夜寐火於爪以算於金唯利是貪則一生安樂真是至言奴輩不肖不能守遺訓至今亦貪不貯半文錢人而不若猫者每嗅隔壁猫輩所食之鱧香以飯耳忽聞婢自階下報道令罷來替忙道猫話盡于此尊筋亦頗弛連

々就寢而可
二少年滿身龍文悅而不帶立於二州橋上倚欄臨眺
下遊舫蟻聚奏絲竹于涼風洗盃盤於清潮真是一區歌吹海甲顧乙道畜生那處怪獸喧騷擾人當今聲妓大行全賴士人好之甚也本地弱臭妓近來皆驕傲與孺人尊姐一般動不人視入所謂聲妓聲妓口自說歸來也似良家子聞得愕了到底猫耶猫耶君休道絞深浴衣亦是客之纏頭訊得不違哩乙道置諸近來彼等獲錢多故奢侈為風卷毛鬚上漫插黃金釵可惜可惜早晚遇拐兒抽了醜臉上泣

那臉蜂兒亦不肯整其態可見甲道否々彼輩鄙吝
夜歸常徹簪釵供楮生卷而懷之何其黠也乙道汝
不聞乎去年房八婆開書畫會于中村樓當日諸先
生皆臨為賓客之盛賀金之夥近來無比人皆稱其
會曰滅法會豈不妙乎余屢往彼宅未曾見彼摩墨
舐毫抹所謂漢字者而為書畫會先生真是不可思
議妓而為書畫先生者古今未有後來妓而為官員
者生于世間亦不可測也相視而大笑乍見巡邏兵
隊整々荷銃叱咤而來兩個奴忙下橋而去
天宮後闈三千妃嬪非不羨非不麗而明皇獨戀々々

于太真者何也蓋傾國絕世之尤物與碩德奇才之
士一般一生能得撞着幾人耶余歷算十年間所識
柳橋紅裙其色藝皆相伯仲未見一個佳人一笑百
媚使多少粉黛無顏色者也然強而求之其中一人
有為其名曰阿清麗質天成沈靜寡言望之瑩然羨
玉接之温然春風余初見之友人永芳山之家年紀
三五余有詩云
天桃花上露無聲深鎖仙窟夢不驚他日劉郎若
相訪丹唇一笑始相迎
阿清之名一時傾倒教坊而常苦多病壬戌之秋麻

疹盛行阿清亦病在床數旬竟不起年僅十七芳山
吊之詩云

國色古今相遇稀多情淚盡血沾衣夕陽人吊孤
墳下野菊香殘老蝶飛

余次其韻以哭之

舊情欲說聽人稀淚滴當年舊舞衣借問嫦娥何
處去夢魂長向月中飛

芳山亦隔月而歿噫才子佳人天不假之年真可痛
哉近來老輩中獨有阿園々々少時與阿榮並立雙
美之名久冠于二州往時柳橋妓風與新橋金春諸

地無太異而輓近服飾聲調一變尚清高幽雅其致

不同他方者蓋自二人始為蓋阿園色藝兩全加之

中年故自抑損不驕于客善誘導後進是以人皆賢

之可謂妓中君子也後進中名聲頌鳴者推阿鳥為

首阿鳥中蓄其才而外圓其行事親孝順接人溫淑

未嘗見其發怒于聲色亦良妓也阿園既落籍于客

臘阿鳥亦從良于今春不知方今以阿誰為群芳之

魁乎哉余未得其公論也余昔與竹西坡飲于故柳

橋某樓題詩其壁云

嬌歌侑酒醉高秋無限歡情卻惹愁門柳蕭疎羨

人去他年，追感在此樓。

距今僅七八年，而西坡老病流離于北地，當時紅裙，皆凋落如晨星，余亦託餘生於風塵中，每過故柳橋，仰見老柳樹，愴然感舊，有桓氏金城之嘆，嗚呼遊人多矣，其孰同斯感者？其孰同斯嘆者？

二州繁華之地，柳橋狹斜之鄉，文士墨客多，俗視之，然清夜更闌，各戶人定之時，泛舟水心，南望江口，北顧墨河，則皎月射波，金龍忽奔，涼風吹衣，羽客欲翔，漁火數點，明滅于綠莎洲外，酒燈一穗，黯淡於畫樓簾內，其境華而不俗，其景幽而不慘，真是三都第一。

風流之地，况又酒美魚鮮，名媛麗姝，按絃調舞，飄飄宛轉，教人神融氣暢，以一洗襟懷，萬縷之愁也。若香山樊川之徒，一遊此地，必當裁長歌製新詞，以贊其勝，嗚其奇矣。世之俗視之者，亦唯見其波相而不認其真耳。余曾作二州雜詩數篇，今錄其二，以為證。絃歌惱殺幾多人，此地繁華世絕倫。簾影橫樓烟暖，々櫓聲近岸水鄰，々梅薰羅袖，梅川々柳映金絃，柳屋春姊妹，新粧爭媚媚，風流誰學李湘真。秦淮山水未嘗遊，其勝想當輸二州。明月長臨才子宴，清風常滿美人舟。送空煙火搖銀漢，倚閣涼

衫映白鷗此際好呼坡老帚為君一掃十年愁。

余曩昔與晴蓑揚江諸子每會飲于二州當時所見

女兒年皆十歲前後蛾眉未知画鼻涕垂口端抱泥

孩蠢然遊戲者今皆成立褰紅裳按金絃其態度可

見其歌曲可聽余為之悽然有所感也夫業精于勤

荒於嬉昌黎言諸千載之前蓋媚妓者賤女子也歌

舞者小技也然勉勵學之則數歲而足以養其生矣

今夫執國之大政者賜高爵食大祿赫赫有權炎々

有威而禮教未立于國德澤未流于民者何也非其

人庸劣不勝其職也因人々樂昇平之澤偷一日之

安急于樂賢使能而卻取阿諛之臣失節之士矣是

無他非不勤于為治而效擲為風之故耶當德川氏

之季世非無雋才卓識之人而政教頽廢不振者其

失亦在故擲二字也夫古今為治者未有不成于力

行而壞于放擲者矣放乎擲乎在位君子其戒諸余

亦放其心擲其業漠然不顧者早晚將乞食于道路

余有大慙于賤女子也哉

仙史草此編之際一客偷讀之感額攢眉而曰子之

書無益於世教而徒罵詈人一作無用之文以觸世之

怒子何故為狂愚若此之事也子其有悔乎仙史笑

曰吾固無用之人何暇能為有用之事且吾所罵者皆世之風流罪過也而吾之罵人亦是吾之風流罪過也世人若以風流之賤罪吾風流之筆吾將甘服其罪何其辭之且世人孰無風流罪過唯有公之與密之之異耳若有一個道學先生乘般之輅服周之冕右按唐典左繙明律侃侃來責吾風流罪過則吾將對之曰君講道學吾好風流唯是半文借債不相及也不虞君涉吾事何故彼若又口爾著文章不善讀者無以解意味不佞是嘆記事妄誕而不實不佞是疑吾亦將對曰文之不善無學之故也敢不

乞正記事之不實君其問諸柳橋吾亦何恐之有昔靜軒翁著繁昌記當時幕吏怒其誹謗之語繫公翁于獄焚其書鳴其罪竟逐之世笑其吏之局量偏隘而翁之書猶行于今為且子不聞乎泰西諸國所刻新聞紙者多是誹謗罵詈之言而君主不罪官吏不咎君子不怒小人不怒爭而讀之以博聞見以知警戒為若吾書則亦新聞紙而無用者耳子何慮之過也客默而退出戶而曰療愚無藥

柳橋新誌二編尾

抄
二
紙

[Blank lined area for text]

明治七年 第二月 刻成

京橋 銀座 三丁目

發售書肆 山城屋政吉

定價貳拾錢

